

■法院：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 ■足协：不再对其具有管辖权

辽足球队员讨薪 究竟归谁管？

虽然拥有67年历史的辽足俱乐部已解散半年多，但该俱乐部的几十名球员、教练、工作人员半年来的讨薪之路却异常艰辛。而球员、教练们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中国足协拒绝进行仲裁的情况下，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前两天也驳回了他们对辽足俱乐部和俱乐部实际控制人宏运集团的诉讼。现在辽足球队员、教练正在准备向沈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希望更高级法院能受理此案。

特约记者 沈君



徐友刚—— 像足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

本报记者 龚哲汇

“辽宁宏运还我们血汗钱”，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多位辽足球队员合影，希望辽足俱乐部尽快发放所欠的薪水。照片中，2019赛季从上海绿地申花租借至辽宁队的徐友刚在队伍的右一位置，与他一同合影的球员还有原申花球员熊飞。

“其实拍照这个想法是还是飞哥和那些原本就在辽宁的队友们提出来的。”徐友刚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辽足解散之后，球员们有在讨薪的同时，一边寻找下家，其中有不少人选择了像武汉三镇这样的中乙球队。“正好中乙球队在昆明海埂基地打比赛，大家比赛结束后就聚了一下，然后才拍了照片。”有几位球员直接穿着新东家的衣服来了，但目的却是为了向一个已经“死去”的俱乐部求一个交代。

“球员像个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蛮讽刺的吧？”徐友刚苦笑道，类似荒唐的事情他还因为在辽足而经历过，2019赛季结束，俱乐部需要教练员和队员在工资奖金确认单上签名，人们惊奇地发现，徐友刚的名字写成了“徐有刚”，而正确的名字就在左边。“好几位都是代签的……当时辽足的一位工作人员发消息告诉我，签字还有活下去的可能，不签就更拿不到钱，然后要我发一个‘同意’给他，所以我就发了。没想到就这还能出问题。”

“其实从申花去辽足之前，外界都知道球队有点危险，所以我特别问了问俱乐部，得知我的工资由申花支付，才放心去的。现在我才感觉到，只有俱乐部运营状况良好，球员才能放心踢球。”本赛季，徐友刚被租借至浙江毅腾，虽然球队没能冲上中甲，但球队稳定的环境还是让球员们感到满意。

相比较而言，辽足欠了徐友刚不少奖金，但用徐友刚的话说，这么长时间熬下来，自己都有点没希望了，“的确挺失望的。但看到那些队友还没放弃，所以自己也和他们一起争取权利。”原先就在辽足踢球的队员累计被欠了上百万元，当时要签工资奖金确认单时，他们态度非常坚决地不愿意签字，“毕竟是一年的辛苦钱，谁也不会就这样放弃的。”

在欠薪的日子里，俱乐部方面没少给队员们“喂糖”，用的次数多了，大家多数都麻木了。“但是辽足球员都很讲职业道德，几乎没怎么出现过罢训这种情况，大家该练还是练。”一年拿不到工资，很多老队员只能吃老本，同时节衣缩食。

据了解，这批原辽足的球员、教练员将选择继续上诉。在被驳回的情况下会向上一级法院提出诉讼，即便是上一级法院也不予受理，还会继续上诉申请受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这些辽足的队员肯定会坚持到底。实在不行，只能走信访这条路了。”在本周一举行的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足协主席陈戌源曾强调“俱乐部欠薪必须坚决纠正”。话音刚落，就出现了辽足讨薪无门的新闻，实在有些辣眼。

辽足已非会员 足协拒仲裁

在原辽足球队员、教练讨薪过程中，中国足协的角色非常重要，早在半年前，队员、教练们就多次找到中国足协，并提交仲裁申请，希望判决辽足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不在受理范围为由，拒绝受理仲裁申请。

那为什么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当初没有受理此类仲裁申请呢？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主任范铭超律师解释，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所有工作都是按中国足协章程开展。根据“章程”，如辽足俱乐部仍为在中国足协注册俱乐部，可按照协会章程相关规定接受管辖。但当他们不在中国足协注册或被取消注册资格后，中国足协就不再对其具有管辖权。

不过辽足俱乐部如仍为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管辖。因此讨薪者可以向法院进行诉讼。这样看来，辽足俱乐部不在中国足协注册，协会仲裁委员会就无权受理。范铭超表示，原辽足球队员或许希望中国足协给出一个关于工资争议的裁决，但现在在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如果再进行受理、裁决都是违反法律程序与规定的，即使做出了裁决也是非法的、无效的，反而浪费他们维权的时间与成本。

那么原辽足人员是不是讨薪无门？对此范铭超表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4条，提出申诉的人在申诉被驳回的情况下，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诉讼，上一级法院可以审查不予受理是否成立。如果经过调查可以进行受理，那么下一级法院就应该依法进行受理。而即便是向上一级法院也认为不予受理，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他们还可以继续上诉申请受理。范铭超表示，地方法院在受理以后，可以向中国足协调查了解情况，中国足协可以根据司法机关的指令，依据法律程序，介绍和提供相关文件。

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驳回诉讼

在中国足协拒绝仲裁之后，原辽足球队员、教练又向辽宁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也没有被受理。他们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帮助解决球员欠薪事件。

诉讼书中写道：经过调查和搜集整理信息，宏运集团有限公司与辽足俱乐部存在资金、人员混同等情况，已有生效法院判决认定宏运集团就是辽

足的实际控制人，应对辽足俱乐部拖欠劳动报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不过就在近日，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理由大致是：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曾系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足球俱乐部，球员曾是经中国足协注册为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的职业球员，双方之间争议事项发生在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中国足球协会会员期间，故应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排除人民法院管辖。此外，法院还强调：职业足球球员、教练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由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裁决。

法院驳回诉讼申请后，原辽足球队员表示讨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困难。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中写道：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队员教练将齐聚沈阳讨说法

与球员、教练的诉状被驳回不同，本次一同起诉的队医、球队工作人员在诉状法院已经受理，将于12月21日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开庭。

一位队员说：“此次辽足讨薪的20多名队员、教练都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提交的诉状，因为人数较多，所以诉状由几位法官分别受理，其中九名队员和四名教练的诉状已经被驳回，估计很快其他人的诉状也会被驳回，不过法院受理了队医和球队工作人员的诉状。我们觉得队医、球队工作人员也都是球队的一部分，他们的诉状能受理，我们的诉状也应该受理。21日，辽足的大部分球员、教练，包括在外地的，都会来到沈阳，去法院看看开庭的情况，这对我们以后讨薪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这位队员说：“我们会上诉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讨薪的路肯定会很曲折。上诉之前，我们准备让中国足协开具一个文件，详细说明一下中国足协的态度，让法院能够给予支持，受理案件。”

今年辽足被取消参赛资格后，辽足的大部分球员都找到了新的工作，这些球员中，只有像王皓这样的个别球员因为与辽足俱乐部达成和解，以自由身转会为条件放弃了被拖欠的工资、奖金。如今原辽足的队员和教练们都处于假期，21日大家都会尽可能地

去沈阳，在原辽足队医、工作人员讨薪诉讼开庭之日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

球员讨薪也应有法可依

本次辽足球队员、教练讨薪诉讼的代理律师、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主办律师王金兵谈到目前情况时表示，现在的情况比较尴尬，中国足协认为，辽足俱乐部已经不是我会员了，球员、教练的事我不管了。而法院认为，这是你们俱乐部隶属中国足协会员期间的事，就得中国足协来管，进行仲裁。

王金兵透露，“我们也咨询法院，能不能开具一下司法建议，让中国足协来进行仲裁，但法院的相关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办法给出这样的司法建议。现在讨薪一事就是两不管。我认为，辽足这批队员、教练肯定不是最后一批讨薪的体育人，未来肯定还会有。农民工欠薪就能引起社会关注，各方面协调帮助解决。球员欠薪，而且一个俱乐部几千万欠薪，这么大的数额，真的应该出台一个法律依据，让未来球员们讨薪有门。”

王金兵认为，下一步球员们还是去找中国足协，最好中国足协能够进行仲裁，这样就可以直接到法院申请执行，事情就会简单许多。当然，即使中国足协仲裁了，法院要想执行，也会有很大难度，但肯定比现在两不管、踢皮球的情况好很多。

当被问到，如果最终真的是中国足协不受理欠薪官司时还有什么办法时，王金兵无奈地说：“那就只有去信访部门寻求帮助了，但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真的没人管。”

找到宏运集团商谈未果

辽足俱乐部如今已经解散，球员们肯定无法从俱乐部处拿到巨额欠薪，要想讨薪成功，只能寄希望于辽足俱乐部的实际控制人宏运集团补发欠薪。为了解决欠薪问题，一些原辽足球队员一直在与原辽足俱乐部的负责人进行联系，但却被负责人告知，通过俱乐部很难解决欠薪问题，包括俱乐部董事长自己在内都被欠了薪水。

据悉，前不久，部分原辽足球员和家属前往葫芦岛宏运集团总部，在长时间地等待后见到了宏运集团的辽足俱乐部负责人。当被问到欠薪问题时，该负责人表示，自己也被宏运集团拖欠了部分工资，欠薪的问题想指望俱乐部去解决是相当困难的。该负责

人也表示，还是希望球员们能够通过法律等合理渠道来解决欠薪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宏运集团已经成立了解决欠薪问题的领导小组，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承诺会将各位球员的诉求形成记录，并反映给其他领导小组成员，讨论后得到结论，给球员和广大球迷一个答复。但直到目前，宏运集团并没有给球员、教练员任何答复。

队员多次上书省市行政部门

辽足的队员、教练和代理律师早已预料到走法律程序讨薪的道路肯定会异常艰难，所以也一直在寻求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今年，辽足队员和教练已经多次找到辽宁省体育局，并提交了公开信。就在本月初，22名辽足队员还联名给辽宁省体育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讨要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和奖金。在辽足队员看来，隶属于辽宁省体育局的辽宁省体育运动竞技技术学院在俱乐部占股20%，俱乐部虽然对外宣布解散，但公司既没有进行破产清算程序，也没有注销，公司有责任和义务与队员们进行沟通，寻找解决办法。

在这封公开信中，队员们说：距离2021年还剩下28天，辽宁足球俱乐部球员2019年全年工资和奖金历时703天至今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被欠薪的球员多方奔走，维权未果，现在只能再次求助辽宁省体育局的帮助。辽宁省体育局是主管体育工作的省政府直属机构，有责任依法监管体育市场和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工作，同时保障运动员基本生活需求。现俱乐部2019年全年薪资分文未付，体育局理应重视球员诉求，维护竞技体育外的公平。望辽宁省体育局施以援手，为受困的被欠薪球员纾困解难。

除此之外，原辽足队长、现中乙武汉三镇球员桑一非曾在微博上贴出了辽宁宏运俱乐部全体队员致沈阳市纪委和沈阳市市长的两封信，希望辽足俱乐部所在的沈阳市有关方面能够帮忙解决讨薪一事。

据最新消息，去年只在春节前拿到一个月工资的原辽足员工，近期收到了六分之一的欠薪。辽足俱乐部的负责人承诺，余下的六分之五欠薪将会分五次发放，彻底解决欠薪问题。不过俱乐部工作人员被拖欠的工资数额不大，宏运集团补发希望不小，但要想解决球员、教练数千万元的欠薪，难度将非常大。